

第一章

色情金边

●老板娘努努嘴，要她好好招待这位小伙子。没等索宁说什么，那女子上前来，不由分说就把他的手往她高耸的胸脯上贴。

●他使劲分开她的双腿，又让它们弯曲起来，然后摆好一个跪姿，将他那根淫水长流的淫棍狠狠地朝她的阴蒂刺去。

●他将梅儿的胴体抱在沙发上，将她的两腿掰开，身上一丝不挂，然后用指尖拨开她那粉红微湿的蓓蕾，“波滋，波滋”一种粘滴滴的声音传了出来……他把勃起已久的阴茎从抱起来翻了一转的梅儿的屁股后面直插进去。

●金边的托尔科克街被几千名从越南来的“西贡娘子军”占有，仅仅几个月，这个地方便成为整个东南亚“性工作”操作管理最无秩序，最为混乱的红灯区。

●彼得·弗拉普斯上校早已注意到“黄色娘子军”对维和部队的侵染，他登记在册的已有 5 千人患上了各种性病，另外至少有 150 人将遭受艾滋病的折磨。

10 余年前作为难民逃离柬埔寨的索宁 1992 年 1 月 22 日从法国回到金边的时候，惊异地发现，他过去一直抱怨保守、闭塞的故乡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倒还不是多修了一些高楼饭店和酒吧，看惯了巴黎的香榭舍大道和凯旋门前的喷泉，作为柬埔寨首都的金边实在还显得土气简陋。让他吃惊的是过去他眼里含蓄、腼腆的金边变得热烈大胆甚至有几分招摇了。

“热风中带有一股色情的味儿。”他对同伴们说他的感受。

已经取得法国环境保护学士学位的索宁说得一口流利的法语和英语，他很顺利地联合国驻柬埔寨临时权力机构总部找到了工作：在人权机构担任秘书翻译。

开初的工作显得紧张，但很快就得以适应。下班后他回到已经非常破旧的木楼上，听父亲讲这些年里发生的故事，然后就独自地望着大街，看暮色渐渐低垂，昏黄的街灯映着恹恹黑影。

这时候，他所说的“色情味儿”开始袭来，而且变得越来越浓烈。身着五彩缤纷薄如蝉翼服装的姑娘们开始在市中心出现。有的三三两两地走向联

联合国人员居住的宾馆饭店，有的走向歌舞厅，有的则站在某个显眼的位置，打量着从她们面前走过的男人们，不时地同他们招呼调笑。有的男人在她们面前逗留一阵，姑娘们稍稍犹豫，就挽了男人的手臂，随他走入了黑暗。有时候有汽车在她们面前停下，姑娘们兴奋地围拢上去，一阵亲热的招呼“DARLING！”，然后就上了汽车，呼啸而去。

这还是当初含蓄保守的金边吗？这还是他往日视为圣洁的姑娘们吗？初看见时索宁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这种印象由于他在一个晚上的遭遇变得更为强烈。

那天索宁感到有点不舒服，白天他没怎么在意，晚饭后头却晕得厉害。于是他对父亲招呼一声，说他到街上卖点药，这就走入了一条过去他就十分熟悉的小街。他知道这里有好几家私人小门诊所，白天黑夜都可以看病卖药。

一间小药房门口燃着小红灯，一个年纪大约30来岁的老板娘一边拨弄着手中的录音机，一边用审视的目光打量着索宁，目光里并没有多少热情。

“要什么，小伙子？”她问。

“我想……”索宁一时想不到合适的药品名。他凑到药品柜台前，想看看里面究竟有些什么治头疼的。

就在他低头的时候，老板娘看到了他颈上的细珠链子。这是联合国机构工作人员的标志，链子下面套着他们的身份证，一天24小时都不离身。

老板娘的语气一下子变得热烈起来。在联合国

机构工作意味着高收入，也就意味着他们可以往外大把大把地扔钱，她当然不想失去这个赚钱的机会。

“小伙子，你要什么我们有什么？你说！”老板娘扔下录音机，飞快地从药品柜里拿出一个盒子，举到索宁眼前。“是不是要这个，小伙子？德国货，保证好使！”说完就咯咯地笑。

索宁拿过包装华美的盒子。上面是一副印刷非常清晰的图片：两个裸体男女纠缠一起，旁边印着德国文字。他顿时明白，这是不知从哪里弄进金边的避孕套。

索宁如同受了侮辱一般把盒子扔回到柜上，说他不要这个东西，他是头晕……

女老板又笑了，说这个好办，她这里专有治头晕的药，又把一个盒子摆在索宁面前。

这是一种春药，上面的图片更是不堪入目。女老板望着索宁，诡谲地笑。

索宁看了那盒子一眼，往回推开。女老板摇摇头，说也许你要的不是这些，你是要来快活快活。她扭过头，朝里屋嚷了一声，很快就出来一个浓装艳抹的年轻女子，管老板娘叫妈。老板娘朝索宁努努嘴，要她好好招待这位小伙子。没等索宁说什么，老板娘已经退进里屋，那女子上前来，不由分说把手臂搭到他肩上，贴近身子媚笑挑逗，接着又拉着索宁的手往她高耸的胸脯上贴。索宁早已结婚，妻子是 10 年前同他一道逃往法国的中学同学。异国他乡，两人相依为命，生下了一胖胖的儿子。这次回国他担心出意外，让妻儿暂时留在了法国。但每过一个星期，他就要给妻子写信，谈他回国后

的情况，表达他对爱人的相思。妻子也三天两头来信，说自他走后，她没一晚睡好了觉，生怕他出了意外。头一天妻子还在信中寄了些她和儿子的照片，说夜夜思念让她看上去都显得憔悴了。可是索宁一点不觉得，在他眼里，妻子永远都那么漂亮深情。

索宁像躲避炭火一样，好不容易挣脱这个风尘女子，逃也似地离开了这个小“门诊所”。

第二天他给他的同伴们讲他头天晚上的奇遇，大家就笑，说没想到像他这个喝了洋水的人还这么封闭。金边早已不是 10 年前的样子，战乱之中，谁也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男人谁不找两个漂亮姑娘快活快活。而且，他们说索宁拒绝那个姑娘是在砸她的饭碗，因为她们没有生意时连饭都吃不上。一个当警察的少年好友说，如果你不想伤害同胞女子，那我们晚上带你去另一个地方，让你开开眼界。

晚上，三个朋友用汽车接上索宁，便开上了灯光闪烁的阿扎棉大道。10 年前，这里一到夜晚便是一团漆黑，现在已经是非常热闹的夜生活区了。在一家叫“太平洋”的大饭店门口，汽车停下来，索宁跟着上了楼，才发现这里有个巨大的舞厅。里面光影暗淡，乐声震耳。

看来他的朋友们是这里的常客。刚一坐下，就有个 30 来岁、衣着华贵的女人过来，热情地打招呼。朋友告诉那女人，说有朋友刚刚从外国回来，今天办招待，你一定要让你最好的小姐来陪同。那个警察朋友扭头告诉索宁，这个女人是这里“小姐”们的头，叫“妈妈桑”。女人对他们的要求喏

啫有声地点头，不一会儿，就过来三个打扮得很漂亮的女子，同索宁头天在小“门诊所”见到的女子差不多，只是这里的女子更洋气些。她们毫无拘束地在他们旁边坐下，其中一个还笑着坐上了那个警察朋友的腿。索宁对此很不习惯，可想避又避不开。他不知怎么想起了法国著名的红灯区“红磨房”。据说那里是高级妓女出没的地方，连国会议员有时候都去那里寻欢作乐。一向封闭保守、以佛教为国教的柬埔寨，没想到也已开化到如此地步，连警察和他在政府机构里工作的朋友也可以明目张胆地到舞厅里来寻妓了。

看着索宁郁郁寡欢的样子，朋友们突然想起了什么，把“妈妈桑”又叫过来耳语了一阵。坐在索宁身旁的小姐离开了，接替她的是一个身材高挑、轮廊很好的女子，一来就很礼貌地朝他点头，用夹生的高棉语问候。前些日子索宁就听人说过金边有支“越南娘子军”。也叫“西贡娘子军”，都是由于越南生活艰难、不得已随家人或单独到柬埔寨谋生的越南姑娘，想来这个长着一双大眼睛的女子就是了。

朋友们很神秘地朝索宁眨眼，然后便拥着小姐不知去了什么地方，留下他和那个越南女子呆呆地并坐，望着舞厅里各式各样的风景。

呆坐了一阵，小姐终于主动起来，朝索宁身边凑过，用生硬的高棉话问他想不想跳舞。索宁也渐渐放得开一些，问那女子是什么地方人。女子也不隐瞒，说是越南人，刚到这里三个多月。索宁问小姐能不能知道她的名字。女子就笑，说先生你好客气，接着就说她叫梅儿，边说边伸出手来，把索宁

的手握住，又用另一支手从桌上拿了支香烟点上，长长地吸了一口。

那天晚上，索宁一直在同梅儿聊天。她的柬埔寨话说得结结巴巴，但意思完全听得懂。梅儿告诉他，越南这些年收成不好，她家距西贡才几十里地，但生活却是天壤之别。他家姊妹多，父母根本养不了他们，她的两个姐姐刚满 14 岁就出外自己谋生了。她能够在家熬到 17 岁不知吃了多少苦。后来她的姐姐打扮得像贵妇人一般突然回家，扔给父亲一把钱，说把咱家的房子修修吧，算是还你的养育之恩了。两天后姐姐把梅儿带出了家乡，去了西贡。在那里，梅儿才知道姐姐为什么可以拿出那么一大把钱给父亲。

就在那里，梅儿开始过上了皮肉生涯。开始的时候，她是被姐姐硬逼的。姐姐有天把她介绍给三个男人之后，就把门反锁死了。那些男人梅儿认识，是当地的什么官儿，她亲眼看见他们中的一个同姐姐在屋里睡过觉。当男人抱住她的时候，她又踢又闹，骂男人又骂姐姐，直到累得满身大汗，连说话的力气也没有了。三个男人在她身上摸捏起来，触弄女人最敏感的抚摸区。

这时一个男人疯狗般“唰、唰”撕下了梅儿的衣裙，连三角裤也“嗤”的一声分成两半。

梅儿一丝不挂的站在三个如狼似虎的男人面前。这是一具美丽绝伦的肉体！白皙，细腻，柔嫩……像烈焰一般迅速点燃了他们的肉欲……

一个男人干脆搂着她——另外两人还傻傻地站着，直吞口水——他开始抚摸她的肩膀，又慢慢滑向她的后背，在那里来回游动着……

他的手又在她棉絮般的胸部摸索，拨弄着那挺立的算盘珠子，她轻轻地喘息起来，晃动着下腹和臀部……

男人已忍不住性欲的冲动，本能的欲望洪水般爆发出来……

他使劲分开她的双腿，又让它们弯曲起来，然后摆好一个如同祷告的虔诚的跪姿，将他那根淫水长流的淫棍狠狠地朝她的阴蒂刺去。

“啊——”梅儿腾云驾雾般地呻吟一声。

她感到体内的血液像岩浆一样在奔突，高高青山，明净草原，山谷幽幽，云雾袅袅，激情烂漫，情意缠绵……

压抑在她心中十多年的欲望被这个男人点燃了，她渐渐由愤怒感到满足，进而狂喜……

她终于体验到男人的攻击力，疯狂，迷人，直抵峰谷……

而 he 已换了姿势，顺着床沿，两脚牢牢地站在地上。见她亢奋的娇容，突然精神大作，加紧动作起来，疯狂地耸动。每一次耸动都伴随着梅儿满足的尖叫声，节奏像某种爵士乐，令人狂乱……

三个男人的手都感觉到一种热度，这种炽热随着梅儿的阵阵呻吟声侵透了整个房间。那软绵绵的肉体微微颤动着，使他们的手臂到手心直窜起一股火苗。

梅儿轻声呻吟着，扭动美人鱼般的娇躯。

突然，她没有顾及另外两人的存在，将一个男人的手直拉到她的大腿上，然后引导他轻轻抚摸。

另外二人怔得顿时站直了，傻眼看着。

一个男人的手不由自主地撩开她的双腿，摸摸

她的雪白柔嫩、让人垂涎欲滴的大腿。

梅儿的玉腿顺从的分开了，他一低头就看见了那杂草丛下面的洞穴。

他顿时倒下来顺势地将自己的腿挨了上去，那只雪白的玉腿给他一种麻酥酥的感觉。他的手也一路摸过去了。

她的手也悄悄地在他的大腿上轻轻地抚了一下。

突然，他哇哇大叫，全身的每一个部分都开始颤抖，使劲地把那些甘密的琼浆注进了梅儿的身子，注进了她那刚发育成熟，性感迷人的女人体内

.....

“你们挨着上来！”梅儿命令般吩咐，此刻稍微一丝的怒意也消失怠尽，只余下满身香汗的身子和粉红的面庞以及散乱的头发放撒在床垫上。

另一个男人听了，饥渴地抢先扑了上去.....

他先俯身吻她的乳房，在一阵狂吻之后，又把阴茎插进那两个胀得非常饱满的奶子里面去.....

他干脆将梅儿的胴体抱到沙发上，将她的两腿掰开，身上一丝不挂，然后用指尖拨开她那粉红微湿的蓓蕾，“波滋、波滋”地，一种粘滴滴的声音传了出来。最后，他把头埋进她的大腿间，用舌尖狂舔她的肉蓓蕾，直到梅儿的一双手在背靠上狂舞乱抓，才把他勃起已久的阴茎从抱起来翻了一转的梅儿的屁股后面直插了进去。

梅儿像只母兽一样趴在沙发上，将臀部狠命地抬高往后顶着。

“扑嗤.....扑嗤”之声不绝于耳。

终于，这个男人“啪”地一声瘫倒在梅儿背

上，已经软下来的阴茎萎缩着躲藏起来……

早在梅儿脸上，颈上，肩上，乳房上狂吻着的另一个男人在欣赏了如同山洪暴发般的两次性爱大战后，终于有机会直接进攻了……

梅儿使出了她浑身的做爱技巧，与他在地上发泄了压抑已久的性欲，达到了第五一次性高潮……

梅儿告诉索宁，她至今都常常想起那天夜里的事和那些男人折磨她的样子，那是她走上这条道路的开始。她说她恨死了那三个男人，等她将来有了钱，回到西贡，非找人杀了他们不可。

她虽是这么说，可眼里并没有多少仇恨。索宁问她为什么会来柬埔寨，难道西贡没有这里好？梅儿一听就频频点头，说这里好得多。接着她低下头来，又开始讲她的故事——她说自从那三个男人跟她有了第一次后，其中一个男人每天都来找她，她纠缠不过只得顺从。后来他得寸进尺，一天晚上喝醉了酒跑到她们屋里，非要姊妹俩都陪他睡觉。姐姐上前责骂，他抓住就打，当着梅儿的面撕开姐姐的衣服强奸姐姐。梅儿上前对着那男人踢咬，他抛开姐姐就来抓梅儿。就这样，她跑了出来，没几天就跟了一些姐妹到了金边。梅儿听她们说，这里驻了联合国的人，钱多，比在西贡干要多挣好几倍，跑到这里的越南女子至少有好几千人。

索宁听后心中说不出是什么滋味。久久沉默后，他问梅儿难道准备在这里干一辈子。梅儿一听就连连摇头，摇着摇着眼泪也出来了。她说她想家，有时候梦里都觉得回到了母亲身边。她觉得对不起她的父亲母亲，说只要挣到了钱她马上就回越南，给家里修座漂亮的大楼，自己开个小百货店，

再找个可靠的人结婚，干干净净地作人。

梅儿说着又点了支烟，对索宁说没有办法，心里苦，又找不到人说，只有抽烟喝酒，麻痹自己。她说，先生我们是第一次见面，但我觉得你人好所以给你讲这些。

后来索宁的朋友们搂着小姐们回到桌上，看见索宁和梅儿还那么坐着不动，就笑索宁是和尚命，非把他们手上的姑娘往索宁推。

临走的时候，索宁掏了 10 美元出来塞给梅儿。梅儿却推开，说先生我连一个舞都没有陪你跳，我不能要你的钱。这时候的梅儿显得很真诚，灯光下满脸透着稚气。索宁强把钱塞到她手里，要她多多保重自己。

已经走到门口了，梅儿又赶了上来，要索宁告诉她名字。索宁似犹豫了一下，还是出了口。梅儿凑到他的耳边，说她每天晚上都在“太平洋”，找她方便得很。只要索宁来，她一定奉陪。

这是索宁第一次认识越南女子。以后他上金边别的娱乐场所，也有越南女子陪同应酬，但他却始终忘不了梅儿。

在金边、在柬埔寨到底有多少个“梅儿”，没有人能够确切地说得清。战争打乱了社会秩序，人口的迁移、流动、居住统统都处于无政府状态。据官方概略的统计，1991 年在金边的“性工作者”（SEX WORKERS）大约为 6 千人；到 92 年，猛增到 2 万人，其中有 65% 到 70% 是越南女子。

在一个城市就有如此庞大的色情队伍和如此剧烈增长的速度，在全世界都是惊人的。据金边的卫生专家们考证，1979 年以前，“妓女”这个词在

柬埔寨是相当陌生的；到 1980 年，这个行业开始在金边为人们逐渐熟悉。但那时候妓女人数不多，干得也偷偷摸摸，一般是在路边小店门口或者火车站、汽车站拉客。后来当局采取了强硬措施，对她们进行收容后下放到干丹省的劳动教育中心进行劳动教养，直到当局认为已经彻底改掉了她们的恶习才又让她们回到社会。这些回归社会的人有的找到了新的工作，有的从良嫁人，生儿育女，走上了正道；可也有一部分人回到金边后无所事事，游手好闲，于是部分人又纠集在一起，重操旧业。1990 年，这个队伍如同冰山一样，开始浮出水面，其涉及到直接从事卖淫的妇女为 1500 人，为她们穿针引线、掌握着她们命运的鸨母“妈妈桑”约为 224 人。

《巴黎协定》的签署为社会带来了相对的安宁，外国投资者们开始看好柬埔寨这片丰腴的土地，同时联合国人员开始的大规模维持和平行动，使得这些“性工作者”们一下子有了巨大的市场。原来的偷偷摸摸变为明目张胆，妓女们逐渐相对集中，在金边形成了几个颇具规模的“红灯区”。

撩开这个由妓女和她们的“业主”们组成的特殊社会，其中的景象是惹人深思的。就柬埔寨而言，这个行业的兴起是 20 多年战乱的直接后果之一。战争打乱了人们正常的生活秩序，农民无法种地，工人无法做工，尤其是那些本来生活环境就不太好的地区，战争基本上剥夺了他们生存权力。冲突、地雷、掠夺、土匪，让贫穷者更加贫穷，许多人远走他乡，成为难民；一些人来到金边，希望能够得到一个立锥之地。

贫穷者永远是最先受难的人。就在这个谋求生存的过程中，许多过去连“妓女”、“卖淫”这些词汇听都没有听说过的姑娘，成了牺牲品。值得注意的是，她们中许多人沦入此境，都与他们的家庭有关。在柬埔寨社会中，父母大人在家庭生活中具有至高无尚的地位，儿子倒还有自己发言的权力，女儿的命运则完全由父母操纵决定。磅士卑省有个姑娘本来已同邻村一个小伙子定了亲，可由于父亲去世，家中栋梁顿失，母亲和几个孩子生活无着，于是，女儿便成为拯救全家的“救星”。开始姑娘宁死不从，可是又怎耐得住母亲的哀求和弟兄姊妹的哭嚎，终于被送入青楼。

“我到酒吧里来是迫不得已的事。”一位已经结婚并且有了两个孩子的年轻母亲坦率地对“性工作者”卫生状况进行调查的联合国卫生组织的官员说。“我丈夫在为政府做事，可是他那点薪水少得可怜，物价又每天飞涨，根本无法养活全家。有时候，我们只有到城外去挖野菜，到市场上去捡别人扔下的烂鱼烂肉。孩子们饿得可怜啊！”说着她的眼泪就哗哗往下淌，好半天说不下去。“我承认，这个酒吧里有的姑娘是既卖笑又卖身的，但是我和好些姑娘，我们到这里来只卖笑，只陪客人聊天，喝酒，跳舞，我们的身子是我们丈夫的，它绝不能让人碰一下。人们把我们称作‘夜总会女郎’，每次听见这种称呼我的心都要颤栗。我干这个真是没有办法啊，但是这样赚钱总比偷国家的好，总比去抢劫好。”

但由于经济状况逼良为娼的状况也不尽然。柬埔寨是一个遵从佛教、视妇女贞洁为命根子的社

会，它根本容不得妇女在性行为上的任何不轨。据“世界卫生组织”在金边的调查表明，妓女中有不少的人是因为在婚前有过性行为，为未来的丈夫所不允；有的人受到强奸，自觉无言见人，破罐破摔才走入此道。也有些人是上当受骗。暹粒省一位叫施里托尔的姑娘的父母在战火中双亡之后，生活无着，被一个“好心”的妇女收留。住了一个多月，“好心人”把她带到金边，说是托亲戚给她找一份出力小、收入高的工作。就这样，她被卖到了一家饭店，“好心人”得了 400 美元便无影无踪，她从此跌入深渊。

金边的托尔克街（TUOL KORK）是城西一条小街，全长不过一公里多一点，位于波成东国际机场进入市区的第一大交叉口。它的东面紧靠金边市内的邦卡湖，所以当地人也把这条街称作“湖边街”。

湖边街在 80 年代以前是周围农民和专在邦卡湖捕鱼为生的人们的木板小窝棚，长不足半里。后来从全国各地涌入金边的难民增多，有的人也有一些钱财，沿湖岸的木房子就不断增多，逐渐形成现在这样的比较规则的木楼和平房相拥的一条小街。

湖边街出名是 90 年代以后的事情。由于这里处于城郊结合部，居住者的成份又相当复杂，什么地方、什么职业的人都有，管理极为困难。这里有好几户人家把房子租给了从越南到柬埔寨的难民，这些难民中的女子到金边后并没有合适的工作可干，于是她们便自设作坊，在这里开始干上了一桩

“世界上最古老的职业”。渐渐的，越来越多的越南女子朝这里集中，也有部分柬埔寨女子租下了这里的木楼，到 1990 年下半年，这里已经成为远近闻名的“红灯区”，也成为金边的一大景观。

用联合国卫生组织官员们的话来说，在整个东南亚，这个地方“性工作”的操作管理是最无秩序的、最原始的。它像是金边城外的一个“自治区”，里面即使走私贩枪也无人干涉，至于性交易，那已经是最为“温柔和蔼”的行当了。

这条街容纳着多少妓女没有确切的数字，据估计有 1500 多人。如果这条街的长度为 1 公里半的话，那就意味着每隔一米就有一个“性工作者”在这里操作。同在高级饭店和酒吧从业的“小姐们”不同，那里的姑娘大都容貌娇好，年轻招人；湖边街的“小姐们”要么是容貌身材和年龄上竞争不过市区的同行，要么是初来金边，人地生疏，不得已暂居此地。她们大都是在夜间“工作”，纵欲纵酒，然后一直昏睡到早上 10 点以后，才疲惫不堪地从汗涔涔肮脏不堪的床榻上爬起来。一个大房子或者木楼被隔成如鸽笼一般的小间，木房与木房之间透着宽大的缝隙。一个房子的姑娘起床了，其他房间的人也大都逐渐醒来，掀开身上的一片薄布单坐在床沿，盯着面前的木地板呆呆地出神。过了好一阵，她们似乎才恢复了生命，光着身子在房间里懒洋洋地走着，或撩开窗帘的一角，看今天的天气如何，回过头来与姐妹们无精打彩地对话，评说着昨夜的“工作”，有时不免恨恨地骂上几句。她们每天的生活基本已经程序化，起床之后是洗漱，照镜子，往头上抹发油，擦美容霜和香水，描眉毛。这

一切都做得差不多了，这才谈得上吃饭，穿衣服，或在屋子外面的长藤椅或破旧的沙发上斜靠着，同过往的熟悉或不熟悉的人打着招呼，调戏着那些一看就决不会成为她们的主顾而又不会伤害她们的人。一个上午基本上是在闲聊和涂脂抹粉中度过的。中午是最热的时候，没有客人会在这个时候找上门来寻她们作乐，所以姑娘们得以再美美地睡上一觉，到下午 4 点以后，她们的精神开始振作起来，匆匆地再到镜子面前打扮一番后，她们的工作时间也就快到了。

湖边街的顾客大都没有什么钱，他们中各种年龄层次、从事各种职业的人都有。姑娘们最喜欢的是那种单身的年轻人，他们身体壮实，没有牵挂，而且对女人感到神秘。相反，那些年老的、身体有病的人一来姑娘们就皱眉头，这种人即便有钱她们也不情愿。可是这个行业是最不允许有个好恶的，只要客人进了门，对“妈妈桑”来说就是送钱上门，没有姑娘愿意接待就由“妈妈桑”点“将”，叫到谁就是谁，不得推托。这时候她们就只有自认倒霉，只巴不得快快完事。不过比起醉鬼和那些气势汹汹、弄不清是兵还是匪的人来说，她们宁愿客人们老实一些。这里经常发生殴打妓女的事件，大都是遇上了醉鬼和身上别着枪的人。这种情况下，“妈妈桑”不仅收不到钱，还得掏出钱来，礼送瘟神了。

从天色渐黑到晚上 12 点，是姑娘们生意最好的时候。整个一条街上，嚷叫声、调笑声、送客声，夹杂着打架声和录音机里的唱歌声，还有姑娘们陪着客人喝酒的猜拳行令声，混在一起，组成湖

边街最为快乐的时光，直到凌晨才渐渐闲息下来。

以下是 1993 年 11 月刊登在《金边邮报》(PHNOM PENH POST) 上的湖边街一个越南籍“妈妈桑”的日记。原文译录在此，从中可以窥见到这里“性工作者”们的命运：

第一天——

我的铺子在这条街上总是打开最早，每天 7 点半我就站到屋外观察今天的天气了。渐渐的，姑娘们也一个个起了床。她们先冲澡，化妆，然后才吃早饭。一切都准备停当了，她们就到屋外来看有没有什么客人，同时往手上涂着指甲油。今天 KIM 小姐第一个接客，他是个柬埔寨人，而且脸上笑呵呵的，精神也满不错。如果今天一天的客人都是这样那就幸运了。可是下午两点，天开始下起雨来。这下倒霉了，一下雨就不会有客人上这里来，而我们这一整天就算浪费了！好在是晚上停电，电费节省了，全天的所有开销虽然仅仅是 8 万瑞尔（相当于 20 美元）。但毕竟没什么收入啊。按计算，我需要付出的是房租 1 万 6 千瑞尔，给那些当兵的交“保护费”又要 5 千瑞尔。不过好在的是一切平安，没有了什么事情。

第二天——

一切照旧。今天最先开张的是 LI 小姐和 HA 小姐。其他姑娘们一如既往地穿衣、吃饭、接客，我的时间用在了买衣服和卖药品上。今天晚上又没有电，到黄昏的时候天也开始下雨。只有 7、8 个马来西亚人光顾，收了